

唐代驿路诗歌的类型及其情感内涵

吴淑玲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唐代诗人在“相逢尽是尘中老”的驿路上创作了大量的驿路诗歌,其数量几乎占《全唐诗》的十分之一,其内容和情感特质也与常态下的诗歌有所不同:羁旅行愁诗中的漂泊感、孤独感、弃置感,思亲念友诗中浓郁的亲情,驿路酬唱的无可奈何,驿路风物的借物写心,驿路别诗则情深意长。

关键词:唐诗;驿路诗歌;诗歌类型;情感内涵;诗歌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2-0061-11

唐代士人的生活,就如《卢倚马寄同侣》诗所说:“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1]为了功名、利禄、事业、人生、王命而奔波在驿路上的唐代诗人,写下了大量的驿路诗。由于乘驿的诗人入驿之前和入驿之后,生活和心态都会发生很多变化,其所创作的诗歌,也与常态生活下的创作有很多不同,其羁旅行愁之作、思乡恋家之作、留别送行之作、酬唱应和之作等,都有独特的情感内涵。

一、驿路上的羁旅行愁诗

旅和居,是人生的两种相对对立的人生形态。旅的外在形态是“行”,居的外在形态是“住”,故有“旅行”和“居住”之说。

中国自远古之时就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故而很注重“居”,因为“居”是安稳的象征。《易经》:“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2]118} 盘庚迁殷,百姓怨怼,“民不适有居”,些许的变动都可能带来民怨沸腾、物议扰扰。盘庚训导百姓,并最终迁居,“奠厥攸居”,让老百姓都有了安稳的住所,还在努力于消弭人们心中的疑虑:

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3]

盘庚向人们解释,“迁”的目的仍然是“居”,是为了更好的“定”。

而“旅”则是不得安居的象征,《易经》里有“旅”卦,象辞:“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2]94} 意即,相对于居处而言,“旅”的状态是“未得位”,所谓“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2]130}。朱熹对“旅”的解释:“旅,羁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为去其所而不处之象,故为旅。”^{[2]94}

收稿日期:2015-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唐诗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11BZW038)

作者简介:吴淑玲(1963-),女,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由上而知,我们的民族是不愿处于“旅”的状态的。

但唐朝的社会生活环境,又使得不少人为了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而心甘情愿地、或不得不如之地处于行旅状态,处于变动不居中。自愿也罢,不甘也罢,羁旅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故而,羁旅行愁成为唐人驿路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一句羁旅行愁,是不能涵盖驿路诗歌深厚的情感内涵和社会底蕴的。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深入挖掘羁旅行愁的情感内涵方面,我们的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笔者愿在此进行一些敝帚自珍的解说,并希望有抛砖引玉之效。

1. 羁旅行愁的内涵之一:浓重的飘泊感

飘泊感,是一种人生的感受,是人生中一种无根的感受,它具体地体现于空间的没有归属和这种空间没有归属的时间的不确定。飘泊感就是在看不见彼岸、找不到港湾的河流游荡,而感到无所归依。著名诗人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到底要向那儿安宿?”最能道出飘泊的感受,而这正是唐代驿路诗歌拥有的内涵。只要看几首有“羁旅”字眼的诗歌就可体味。《全唐诗》有一首署名刘孝孙的《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游人久不归》诗,诗中写道:

乡关渺天末,引领怅怀归。羁旅久淫滞,物色屡芳菲。

稍觉私意尽,行看蓬鬓衰。如何千里外,伫立沾裳衣。^[4]

诗歌出现在初唐时期,写诗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盼望着回归,但却因为不得已的原因久滞他乡,一任春去春又来,一任蓬鬓变衰,而仍在千里之外,羁旅无归。常建的《泊舟盱眙》以不堪“羁旅情”写自己在“候馆”的感受: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

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5]

常建生活于开元盛世时期,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但却长期仕宦不得意,在山水间四处飘泊漫游,就像杜甫一样始终居无定所。大历年间,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盱眙县尉,又不得不离开移家不久的鄂渚。诗中的“泊舟”是变动不居的,“清流”是不能安宁的,“候馆”是不属于自己的,而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却远在云霄之外,遥不可及。面对自己所描写的景物,诗人的羁旅之情油然而生。杜俨的《客中作》,只看诗题,就知道诗人有一种浓烈的归属缺失感,诗中写道:

书剑催人不暂闲,洛阳羁旅复秦关。

容颜岁岁愁边改,乡国时时梦里还。^[6]

杜俨在《全唐诗》中只留有这一首诗,但这首诗却令我屡屡动容。诗中写书剑风尘的劳碌,写羁旅中的羁旅,写年年岁岁,乡国只在睡里梦里。人的那种身不由己,人的那种飘泊于秦关汉月中的感受,透过梦里还乡写尽。

“飘泊”的感受,在唐诗中,无人超越杜甫。杜甫一生都在飘泊中,晚年尤甚。杜甫《遣兴》五首之四:

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

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丛。

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

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

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7]

诗歌一二句即以飘蓬为喻,写飘蓬随风飘荡;三四句深化其离根之后,飘荡在千里万里,再也不能回归自己离开的地方。五六句由物转入写人,以“门巷空”衬托游子的未归;九十句结于烽火连天、戎车征伐,暗传不归的岁月不知止于何年何月,深化了离根无归的无奈和苍凉。

无需再多举例。我们看这些诗,都是从“飘”的内涵申发开去,展开对人生况味的描写,将“无根”、“不知归于何处”的内涵发挥到极致,这一层意思,不仅仅是身无归处,更有心无归处的深刻含义。今天

重温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唐诗中的那种飘泊感似又回响在心间：“啊啊！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左也是漂漫，右也是漂漫，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帆已破，橹已断，楫已飘流，舵已腐烂，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2. 羁旅行愁的内涵之二：强烈的孤独感

孤独感是社会中的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交往情况的估价和感受，它是个体感到自身远离社会和与外界隔绝时所产生出来的孤独苦闷的情感，是一种人和社会的隔膜感与疏离感。人是群居动物，生活在社会中，需要互相交流，需要倾诉和倾听，需要相互安慰，还需要有人鼓励，在你需要这些的时候能够拥有，你就能够体会到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然而，行驿的路途，有常常是一个人的独在，缺少交流，没有倾听和倾诉，也很少有机会互相安慰和鼓励，所以，很多驿路诗歌都会反映出人与社会的隔膜与疏离，而透过这种隔膜和疏离，我们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唐代驿路诗歌中的那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们以具体的诗歌进行说明。杜甫的诗中有一首《南征》：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8]1950}

诗歌写于大历四年(769)，诗人飘泊在荆湘之间的河流上，一尾小舟就是他的家。诗人独立小舟，看到两岸桃花点点飘入春水之中，一片云帆映照着河里枫树的倒影，但也只是看到的景色很美而已，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一颗北望君恩的心，却不得不折向远离京都的南方，有谁能理解此时此刻诗人心中的苦楚？“百年歌自苦”，征途之上，知音不见，苦歌只好自唱自听。“百年”“自苦”，极言人生的孤独。又如畅当的《九日陪皇甫使君泛江宴赤岸亭》：

羁旅逢佳节，逍遥忽见招。同倾菊花酒，缓棹木兰桡。

平楚堪愁思，长江去寂寥。猿啼不离峡，滩沸镇如潮。

举目关山异，伤心乡国遥。徒言欢满座，谁觉客魂消。^[9]

诗歌写畅当羁旅他乡，被使君招去同饮赤岸亭，饮菊花酒，使兰木棹，但是人因为羁旅他乡，无心欣赏，虽然所见不俗，而诗人却感受到关山异路、乡国难归，这种身在他乡思故乡的寂寞和孤独，是满座的欢宴之人所体味不到的，而满座的欢宴之人正是用来衬托自己的孤独和痛苦的。又如张籍的《羁旅行》：

远客出门行路难，停车敛策在门端。

荒城无人霜满路，野火烧桥不得度。

寒虫入窟鸟归巢，僮仆问我谁家去。

行寻田头暝未息，双毂长辕碍荆棘。

缘冈入涧投田家，主人舂米为夜食。

晨鸡喔喔茅屋傍，行人起扫车上霜。

旧山已别行已远，身计未成难复返。

长安陌上相识稀，遥望天山白日晚。

谁能听我辛苦行，为向君前歌一声。^[10]

诗歌以“羁旅”为题，以“行路难”为开端，可见诗人对羁旅的感触颇深。路途上，旅店里，并不是空无一人，而是有主人在夜间为自己舂米做饭，但旧山已别的客路，长安路上的缺少知音，让诗人感到特别的孤独，这种孤独甚至于自己奔波的辛苦都没有人能够理解，以致诗人难以忍耐，甚至于只要有人听自己倾诉辛苦，自己就会放下一切，放下身段，向对方倾吐。这是一种远离自己阶层群体的孤独，一种没有倾诉和倾听的孤独。再看贾岛的《岐下送友人归襄阳》：

蹉跎随泛梗，羁旅到西州。举翮笼中鸟，知心海上鸥。

山光分首暮，草色向家秋。若更登高岘，看碑定泪流。^[11]

诗歌首联点题，指出岁月蹉跎，羁旅西州。颌联以笼中鸟自比，以海上鸥为“知音”者，这正是“知音世所

稀”的孤独心态的写照。以下两联以独自一人的登高赏景具化这种世无知音的孤独感。

当然,并不是所有驿路诗人在独在状态下都有“孤独感”,这或者是因为他没有羁旅感,或者他的精神状态极其昂扬向上,吕温的《孟冬蒲津关河亭作》就说:“息驾非穷途,未济岂迷津。独立大河上,北风来吹人。雪霜自兹始,草木当更新。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从诗中看,吕温确实不是羁旅中的“独”。

3. 羁旅行愁的内涵之三:无奈的弃置感

唐代的士人在旅途奔波的目标是寻求自己的未来,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说白了就是寻求官场的出路,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社会和官场的认可,找到自己的出路,而是有很多人仕途偃蹇,人生坎坷,有很多人一次次行走在进京赴试和落第还乡的驿路上,有很多人带着希望进京参加铨选而后落寞离京,还有很多人原本春风得意却一下子跌落底层,故而,有很多失意的士人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奔波在旅途中,在他们心里,更多地体味着人生的失意和落寞,往往有一种人生被弃的感受。失意者在驿路奔波的劳顿中创作的诗作,往往会有很多的无奈,人生被弃的失意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这种失意又常常熔铸着太多的无奈甚至怨愤。下面举例说明。

杜甫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且曾经信心十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然而,自谓能够在社会中有所作为的诗人,却仅仅在一个右拾遗的官位上做了不足一年,之前和以后的岁月,都是飘荡在奔波的路途,漫游之外,就是客居秦陇,漫漫西南行,然后定居成都,而定居成都五年,却有两年多的时间因生活所迫四处求友,或是被战乱阻隔,出蜀之后的荆湘飘泊更是令人动容。那种被弃置的感觉在杜甫的心中是很强烈的,他常自称“杜陵野老”,就是他对被弃置的命运的怨愤。其《旅夜书怀》是驿路诗歌中很典型的一首抒写被弃置感受的诗作: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12][129]}

“危樯独夜舟”是写诗人的孤独感,所见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写地阔天宽,江涌月随,但诗人却是“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这是对一些著名论断的否认,也是对自我命运的怨愤。曹丕不是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吗,我杜甫的文章“老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我哪里因文章的讲究而声名卓著?我希望“致君尧舜上”,到晚年老了才得了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职,又因一身的毛病不能上任,到此时此刻,仍然像一只沙鸥一般飘荡在荆湘的江面上。一生的不被重用,一生的被弃置,通过一飘飘沙鸥的形象,传达殆尽。由此而知,诗人是多么不甘心,而又多么无可奈何。

柳宗元也是一个曾经希望在为国家做事中大显身手的人,曾经参加永贞革新,因为失败被贬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重回朝廷,直到病死柳州,他的《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充满了人生寂寞的自怨自怜: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

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厅。^[13]

一个以屈原自居的诗人,却是“寂寞到长亭”,可知诗人对人生失意的那种失落,而“一夜春寒”正是诗人对人生的感受。

欧阳詹是中晚唐时期的一位文士,与韩愈同榜进士,是当年的榜眼(韩愈是探花),但他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历经磨难,曾在长安羁留六年,期间写有《除夜长安客舍》:

十上书仍寝,如流岁又迁。望家思献寿,算甲恨长年。

虚牖传寒柝,孤灯照绝编。谁应问穷辙,泣尽更潸然。^[14]

诗中首联用典,借苏秦到秦国“书十上而说不行”的经历比喻自己的仕路坎坷,颈联用“孤灯照绝编”写自己的用心苦读,尾联写自己的路尽辙穷,是一种无人识英才的感慨。

被弃置,就是被放逐,是身和心的共同体验,是对生命的不甘心,是对人生的无可奈何。它与隐居

者远离市朝的最大不同在于,隐居是诗人的主动行为,是诗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诗人对山林田野生活的欣然接受,其中还有一份特有的安闲和宁静。而驿路诗歌的这种被弃置,更多奔波和劳碌,更多疲惫和不安。

当然,驿路诗歌中,并不都是羁旅行愁,但“羁旅”之时人的感受,与常态下的行驿不同,更与正常的生活不同,它往往会凸显出被羁绊的苦恼,不能如愿的“行愁”。所以,我们探讨羁旅行愁,是要突出人对“羁旅”中“羁”的感受、“旅”的感受。驿路诗歌的这种被“羁”和“旅”行的感受,透露出唐代士人的很多无奈。

二、思亲念友

与羁旅行愁相伴生的驿路诗歌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思亲念友。

夜宿荒村野店,孤馆独对星空,行驿中的孤独和苦闷最容易触发羁旅中人对温情的追忆和渴望。想想在家时妻子灯下补衣,兄弟互相关照,儿女绕膝嬉戏,父母含嗔关怀,朋友之间的夜话闲聊对酒而醉,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温馨真挚的每一幕场景,都能触动行驿之人对亲人的牵挂,对友人的思念,每一幕场景都足以让孤独的行驿者热泪盈巾。

李白漫游时期,羁留秋浦,又要远去浔阳,这位浪漫不羁的诗人也会想起自己的妻子,他的《秋浦寄内》这样写道:

我今浔阳去,辞家千里馀。结荷见水宿,却寄大雷书。
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
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
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15]

李白水边寄宿,思家千里,遥寄书信,他设想着妻子为自己的三年不归红颜受损,白发上鬓,设想着妻子收到自己寄去的书信,殷切询问捎书人自己何时能归。这其实都是李白的想象,可见其思家之情意殷殷。诗歌最后以“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安慰自己和妻子。

权德舆一生官职显赫,应该不算寂寞,偶有不如意,怀想亲人也成为他心中最大的安慰,其《夜泊有怀》想念妻子:

栖鸟向前林,暝色生寒芜。孤舟去不息,众感非一途。
川程方浩淼,离思方郁纡。转枕眼未熟,拥衾泪已濡。
窘然风水上,寝食疲朝晡。心想洞房夜,知君还向隅。^{[16]3676}

诗歌写于水驿行程中,以自己的离思为主题,描写了自己孤枕难眠、拥衾含泪的可怜状态,此情此境时思念家中的妻子,妻子也当如自己一般,洞房独坐,向隅而泣吧?诗中的情态,可见权德舆伉俪情深,也可看到行驿中的权德舆对妻子的心心牵念。他的《自桐庐如兰溪有寄》把他对妻子的思念具象化:

东南江路旧知名,惆怅春深又独行。
新妇山头云半敛,女儿滩上月初明。
风前荡飏双飞蝶,花里间关百啭莺。
满目归心何处说,欷歔搔首不胜情。^{[16]3677}

权德舆一生唯一的这次被贬,让他真正体味到了思念之苦,驿路独行的诗人,设想着妻子已经变化成山头的望夫石,目送着自己渐行渐远,风中的双飞蝶在百啭千娇地传递着妻子对自己的殷殷情意,而这一切,都吸引着诗人归心似箭,但现实却是“白头搔更短”,不胜离别情。

杜牧的《中途寄友人》题目已经点示得非常清楚,是在旅途中想起了友人而寄诗于彼:

道傍高木尽依依,落叶惊风处处飞。
未到乡关闻早雁,独于客路授寒衣。

烟霞旧想长相阻,书剑投人久不归。

何日一名随事了,与君同采碧溪薇。^[17]

诗歌是诗人在寂寞驿路下独赏月夜或秋风,想起与友人曾经拥有的温情记忆,客路授衣,碧溪采薇,都是相亲相近的温情,故而,诗人被曾经的温情感染着,希望能再如故园夜,不再过这种奔波随转蓬的生活。

驿路的思亲念友诗歌,在唐诗中触目皆是。分析这类诗歌的情感因素,一是旅途的寂寞行愁,二是人离乡贱的感觉,三是没有归属的异乡感。而亲情、友情、乡情中有自己的人生归依,有自己的心灵居所,它所寄托的,是驿路诗人希望安放自己心灵的情怀。

三、驿路风物

进入驿路的诗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到奔波的状态,眼前景物不再是惯常所见,而是一路风光,随山水而变,随风俗而变,随地理环境而变,它所带给驿路诗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很多驿路诗人都会用他们的笔记录驿路两侧的风物,为我们留下了唐代驿路两旁的风光。这里既有驿路两侧的植被覆盖情况,也有两侧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而这些,都转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情感。笔者认为驿路风物诗歌主要有两方面的情感内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描写物象,传山河之状。驿路两旁的风物,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会有很大不同,读李白的江南驿路诗歌和杜甫的西南驿路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貌,李德辉评李白的江南馆驿诗:

李白的馆驿诗,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地域看,除《阴盘驿送贺宾客归越》写的是关中馆驿外,其余都在江淮、吴越、荆湘,体现了南方水乡泽国风情。诗人笔下的宛溪馆、横江馆,都是背山临水、风景秀丽的南方江馆。宛溪馆下临宛溪,水色明净,绿竹垂岸,横江馆虽然也有惊波骇浪,但毕竟不似黄河那样浊浪排空,风恬浪静之际,仍不失南土的妩媚。“白沙留月色,绿竹助秋声”(《题宛溪馆》)之句,可谓传神写照。^{[18]365}

杜甫笔下的西南驿路诗歌则完全不同,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泥泞的高山,险峻的峭壁,乱石覆盖的峡谷,暗流汹涌的水渡,每一首驿路诗歌,都记载着杜甫走向成都的艰难历程,赤谷的“山深苦多风”,铁堂峡的“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寒峡的“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青阳峡的“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迴硖角来,天窄壁面削”,泥功山的“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木皮岭的“再闻虎豹斗,屡踟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白沙渡的“水清石礚礚,沙白滩漫漫”、“高壁抵嶽崱,洪涛越凌乱”,水会渡的“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飞仙阁的“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五盘的“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等,都是杜甫对驿路所经历的一切和所观察到的一切最真实细微的描写,写出了入蜀之路的艰难。如《铁堂峡》: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

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

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

生涯抵孤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19]

诗人自注:“铁堂山在天水县东五里,峡有铁堂庄。”也就是说,诗人所写,是甘肃省天水县的地理风貌。这里,没有江南的幽林小径,杏花春雨,却有绝险峡谷,高空积雪,寒冰冷壑,盗贼出没。

当然,杜甫笔下也有江南山水,也是很客观的描写,如《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滩。江市戎戎暗,山云淅淅寒。

村荒无径入,独鸟怪人看。已泊城楼底,何曾夜色阑。^{[12]1130}

这首诗,黄鹤说是永泰元年(765)自忠州、渝州下云安时的作品。这一次放船,当是杜甫在云安的弟弟邀请他去云安居住,诗人心中比较平静,所以,对外在的景物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描写。但诗人毕竟不是李白那样随时转换心境的诗人,所以,笔下的江南风物也带有几分乖戾和暗淡。

不可否认,这一类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是应景之作,故而也不免有诗人为展现自己才华而刻意雕琢,比如大历诗人钱起的《九日宴浙江西亭》:

诗人九日怜芳菊,筵客高斋宴浙江。
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
木奴向熟悬金实,桑落新开泻玉缸。
四子醉时争讲习,笑论黄霸旧为邦。^[20]

这首诗,感情色彩不浓,景物描写没有特征,中间两联为了对句而对句,尾联不过是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深长。

就纯粹的驿路景物诗而言,有地域色彩的、时代特色的、意境讲究的,才是值得我们品读的。比如许浑的《行次潼关题驿后轩》:

飞阁极层台,终南北路回。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
雁过秋风急,蝉鸣宿雾开。平生无限意,驱马任尘埃。^{[21]6042}

诗歌描写潼关驿站的壮观景色,将这座山驿的险峻地形和晚秋风物勾画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第二,借物传心,写诗人心中之情志。物动情愁,这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刘勰《文心雕龙》说: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22]

这意思是说,自然环境与人的内心世界是相互影响的。行走在驿路上的诗人们,在移步换景的驿路之上,奔波着自己的人生。但他们的人生,往往并不由自己来掌控,而是需要有机会风云际会,故而每每感受到自然风物的变化,或随心而动,或逆志而生,与诗人心中之情、之感、之志、之意发生交流,这些风物就会动客子之情愁,传诗人之情志。比如李白的《劳劳亭》: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

诗歌很短,五言四句二十个字,没有具体描写劳劳亭的太多景物,只说到亭边的杨柳。但“天下伤心处”,把人们带到了黯然销魂的送别场地,而“春风知别苦”,把春风拟人化,把春风写成人们的知音,然后带出“不遣杨柳青”,既写出了劳劳亭边没有可折的杨柳,没法让人们“折一枝家乡的杨柳”,又随景写情,道出了人们心中对分别的感受。诗中传达的,是离别的人们心中的情感。又如杜甫的《客旧馆》:

陈迹随人事,初秋别此亭。重来梨叶赤,依旧竹林青。
风幔何时卷,寒砧昨夜声。无由出江汉,愁绪日冥冥。^[23]

诗歌写于广德元年(763)在梓州时,当是诗人在梓州时,秋日去阆州,冬晚复回梓州。因为此时诗人将家安置于成都浣花溪旁,故而在梓州居住于客馆。以客居旧馆为题,并在诗中点明,初秋时节曾经来过此亭,现在重来,已经是秋去冬来,寒砧声声,而诗人之心,是要离开江汉,“便下襄阳向洛阳”,但现在却被羁留他乡,因此,寒霜中的景物,引发诗人的客子行愁,让他体味着近冬不得还家的愁绪。

借物传心传情,往往能够情融于景,景化为情,情景交融,韵味悠长,所以,佳作颇多。李白的很多驿路诗歌都是借景传心的佳作,如《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是诗人在水路行驿,客中送别。诗歌写来到楚国所见到的景色,颌联展现了江水的开阔,这与三峡的急流险滩已经完全不同。因为水的相对平静,月亮映照在水中,引发了诗人的浪漫神思:“月下飞天镜”,一位仙子飘飘然来到人间,而“云生结海楼”也就像是配合这天上飞下的神仙,把水边驿楼也打扮得云飘雾绕。最为令人动容的是最后一联,“仍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是说故乡的水一直有情有义,跟随送行千里万里。“连”,一作“怜”,那就更富有人情味了,是诗人代表故乡的山水送别自己这个远行的亲人,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注目着李白这位远行的游子,由此,李白对家乡的情感可知。诗人写江流日月、地老天荒,写月照江水、彩云依依,表面在写景,实际在写诗人那颗像明月一样的心,仍在故乡流连。是我寄愁心与明月,随水望向巴山西。所以,李白的这些写景诗,情思渺渺,情韵深厚,令人向往。

杜甫的很多驿路写景诗借景传心,将诗人忧国忧民之情、人生无为之感、天边作客之苦抒写得淋漓尽致,如《江汉》、《泊岳阳城下》、《旅夜书怀》等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以《泊岳阳城下》为例:

江国逾千里,山城仅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8]1945}

这是诗人晚年飘泊荆湘之时的作品。诗人走水上驿路到达岳阳,因为没有足够的旅资,不能入住岳阳驿馆,只能对驿而望,近驿而歇。他在船中观察岸边景色,感受着洞庭湖翻腾的湖水和飘然而落的雪花,却不是感慨个人生命的孤危,而是为才不为世所用而感到可惜,更加激起一种对时代的责任,仍然希望有一天鲲鹏变化,实现图南之志。仇兆鳌注:“首二,记岳阳城。三四,泊舟之景。下则泊舟而有感也。”对“图南”的解释:“公盖不甘终于废弃也。”^{[8]1945}

驿路诗歌中的写景诗,无论是纯粹的写景诗还是借景传心借景传情的诗作,都有其一定的意义,它或者让我们眼前晃动着当时的风物,或者让我们体味着诗作者的情怀,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

四、唱和赠答

唐代的馆驿,与以往的馆驿有很大差别,主要体现于馆驿功能的变化。唐以前的馆驿,主要用于军国传驿。唐代的馆驿,性质的变化在于,除了早期比较偏重迎送接待往来人使、传递文书、运送诸州贡物、领送囚徒、迎送迁谪官员外,盛唐以后,几乎变成各阶层交往的场所,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在谈到这种变化时论述到:

唐代馆驿功能的转换,其主要标志是驿的通信功能、军政用途的弱化和待客食宿功能的强化,担当了馆的部分功能,性质向“馆”靠拢;同时,馆也由单纯的提供食宿的服务机构转变为准交通机构,具有驿的部分交通通信功能。这可以说是唐代馆驿制度最为显著的变化。

驿站由唐以前的专用于军政目的、传递军情、政令一变为广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公共场所,兼具娱乐文化传播等社会文化功能……^{[18]111}

馆驿性质的变化,使得馆驿的社会功能无限扩大,馆驿成为交际的公共场所,在这里,上演了无数送往迎来的宴会、官员文士的聚会,而喜诗爱诗的唐人便在这各种各样的聚会中留下了无数为交往而写下的诗歌。

这些诗歌,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为了应酬的奉命之作、唱和酬赠之作,一类则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传达出真情实意,情义动人。

其一,纯粹为交往联络的唱和赠答。唐代社会为唐代士人提供了很多人仕的机会,举荐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而举荐需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出面,所以很多的士人出现在交际场合,就是为了结识高层人士。生存和前途的需要,使得不少士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了很多没有创作冲动、没有生命激情、纯粹为了应付差事甚至是歌功颂德、口不对心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者纯粹地描摹馆驿宴会的情景,或者虚应故事地奉迎该奉迎的对象,除了有些作品能够让我们知道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些宴会而外,也

就没有太多的社会价值了。

其二,为抒发真情真意的唱和赠答。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很多真诚的友谊,这种真诚的友谊,在彼此的相互救助、相互鼓励中获得深化,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近到难舍难分。但很多时候,生活和仕途的必需,又不能不分别。而分别之时或分别之后,彼此的思念、牵挂,就会让他们诗来诗往。无论是馆驿酬唱,还是驿寄传诗,都传达出浓浓的情义。如李白《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

侧叠万古石,横为白马矶。乱流若电转,举棹扬珠辉。

临驿卷缙幕,升常接绣衣。情亲不避马,为我解霜威。^[24]

诗歌题为“赠裴侍御”,但此诗绝不是应景式的赠诗,而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感受。因永王李麟影响而被长流夜郎的诗人,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是鸭栏驿附近的江水湍急。风涛险恶的环境,实际也是诗人借写景而感受政治环境。行驿之苦,苦不堪言。流放之人,也谈不上有任何尊严。当朝官员裴侍御与李白之间的级别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李白竟然说因为“情亲”而不避裴侍御出使的驿马,可见双方关系紧密,李白虽然“不懂规矩”,但却为自己找到了亲切而又无法指责的理由。而从裴侍御的这样一种态度,也让诗人有一种“为我解霜威”的温暖。

又如严维的《荆溪馆呈丘义兴》,写失意之人在最落寞的时候所获得的些许温暖:

失路荆溪上,依人忽暝投。长桥今夜月,阳羡古时州。

野烧明山郭,寒更出县楼。先生能馆我,无事五湖游。^[25]

不得志的严维去投靠朋友,傍晚时分投宿荆溪馆,馆中一位名叫丘义兴的人给他这个失意之人提供了宿处,所以,严维有很多感慨,一句“先生能馆我”,记下了丘义兴不为名利左右的高尚品质,也表达了严维的真诚感动和谢意。

再比如许浑的《晨至南亭呈裴明府》也是写于自己失意之时,诗意却是借呈赠裴明府的诗歌,表达自己留恋山林的志向:

南斋梦钓竿,晨起月犹残。露重萤依草,风高蝶委兰。

池光秋镜澈,山色晓屏寒。更恋陶彭泽,无心议去官。^{[21]6043}

从诗歌内容可以推测,裴明府很关心许浑的丢官,但许浑在诗中也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山林的向往,更不愿意去触及自己不愿触及的东西,这是跟真正关心自己的人所作的开诚布公的表白。

拂去驿路唱和赠答中的应景之作的尘埃,在驿路唱和赠答的诗歌中,行驿诗人的身世、情怀、心态、感受,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驿路别诗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唐代士人培养了开阔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交游、科举、入幕、从军等,成为唐代士人积极加入社会生活的典型方式,这促使唐人的社会交际较之以往更加频繁,而随着馆驿建设的发展,馆驿作为一种交际场合,就为人们沟通感情的馆驿饯别创造了机会,送别诗因此在唐代成熟,成熟的标志则是:古体诗的更加自由和奔放,近体诗的讲究平仄、粘对、对仗等,送别诗中营造或固化了送别氛围中特有的文化意象,其中许多文化意象已经成为我们民族送别心理的象征,如长亭、古道、南浦、芳草、斜阳、杨柳、踏歌、帐饮等等,这些艺术上的成功,标志着送别诗的真正成熟。

唐人的驿路送别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饮酒送别、咏歌送别、折柳送别。这里重点谈谈折柳送别。

折柳送别是送别诗中的常见意象,那么,为什么分别时要折柳相送呢?

一是柳树随风飘舞,姿态婀娜,其长条悠悠,似对远离之人颇为依恋,不舍其离去。在这层意义上,“柳”谐音“留”,是意欲留住远行人之意,它承载着《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文化意蕴。许景先《折柳篇》:

春色东来度渭桥,青门垂柳百千条。
 长杨西连建章路,汉家林苑纷无数。
 萦花始遍合欢枝,游丝半冒相思树。
 春楼初日照南隅,柔条垂绿扫金铺。
 宝钗新梳倭堕髻,锦带交垂连理襦。
 自怜柳塞淹戎幕,银烛长啼愁梦著。
 芳树朝催玉管新,春风夜染罗衣薄。
 城头杨柳已如丝,今年花落去年时。
 折芳远寄相思曲,为惜容华难再持。^[26]

这首诗中的“渭桥”,是著名的送别之地,诗以渭桥垂柳如丝谐音“如思”,表达出对远行人无尽的思念之情。

二是柳枝乱拂,借以传达无穷离恨。雍陶《题情尽桥》:“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27]借柳枝纷繁以传达离恨之多,在唐人诗中已经常见。韩琮《杨柳枝词》:“枝斗纤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霸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28]孙鲂《杨柳枝词五首》之三:“暖傍离亭静拂桥,人流穿槛绿阴摇。不知落日谁相送,魂断千条与万条。”^[29]

三是柳树的特性是随地可活,落地生根,不管折枝插于何处,皆可成长。曹丕《柳赋》:“惟尺断而能植兮,信永贞而可羨。”^[30]葛洪《抱朴子》:“夫木槿杨柳,断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31]傅玄《柳赋》:“虽尽断而逾滋兮,配生于自然。”^[32]而远行的人身处异地,人离乡贱,往往生存艰难,折柳送给对方,含有希望远行者如同杨柳,随遇而安,很快融入所去之地的文化氛围中,顺利生存,一如杨柳随处可活。清人褚人获《坚瓠广集》卷四云:“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33]褚人获的解说,使得折柳送别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哲理内涵和更高的文化品位。

千百年来,以柳树为意象的送别诗数不胜数,柳树的意象成为我国古代送别诗中最为典型的意象之一,故而刘禹锡在《杨柳枝词》中这样写:“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34]

以上几类,为驿路诗歌的主要内容及情感特质的分析。另有相对较少的诗歌,能够在聚会宴饮送别的抒写中表达较深的社会问题。比如戴叔伦赴婺州东阳县令任的路途中,经过润州,有赠茶圣陆羽诗,诗题为《敬酬陆山人二首》,诗中对刘晏及其故吏被贬表示了强烈不满,有“党议连诛不可闻,直臣高士去纷纷。当时漏夺无人问,出宰东阳笑杀君”,以表达对现实中直臣遭贬的不满。这一类诗歌是驿路诗歌中最具思想价值的作品,但在驿路诗歌中所占比例并不太多。

参考文献:

- [1]彭定求.全唐诗:卷八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0:9816.
- [2]朱 熹.周易本义[M].北京:中国书店,1994.
- [3]蔡 沈.书经集传[M].北京:中国书店,1994:87.
- [4]彭定求.全唐诗:卷三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454.
- [5]彭定求.全唐诗:卷一四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0:1462.
- [6]彭定求.全唐诗:卷二〇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2117.
- [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494.
- [8]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9]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八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0:3284.

- [10]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八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0:4287.
- [11]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七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6652.
- [1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29.
- [13]彭定求.全唐诗:卷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32.
- [14]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四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06.
- [15]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二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11.
- [16]彭定求.全唐诗:卷三二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7]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二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0:6033.
- [18]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19]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677-678.
- [20]彭定求.全唐诗:卷二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2670.
- [21]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二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物色第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4.
- [2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28.
- [24]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1:868.
- [25]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六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2916.
- [26]彭定求.全唐诗:卷一一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34.
- [27]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0:5920.
- [28]彭定求.全唐诗:卷五六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0:6552.
- [29]彭定求.全唐诗:卷七四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8454.
- [30]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1]葛洪.抱朴子:卷十三,新编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243.
- [32]严可均.全晋文:卷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3]褚人获.坚瓠广集: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00.
- [34]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六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0:4113.

Post the Type of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Emotional Connotation

Wu Shul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wrote a lot of post poetry in “meet is full of dust in the old post road”, which accounted for almost the entire one-tenth of the *Full Tang Dynasty*, its contents and the emotional trait and the habit of poems vary. The bridge travel worried in the poem drifts the feeling, the lonely feeling, abandons the feeling, thinks kisses reads in the friend poem the rich dear ones, having no alternative which the post road exchanges poems, the post road local scenery writes the hear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ing, the post road part poem then the sentiment profound meaning is long.

Key words: Tang poetry; post the type of poetry; the types of poems; emotional connotation; poetic images

(责任编辑 王作)